

曲

江

集

#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祠堂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曲江公文集序

人以文重乎抑文以人重乎重在文以文之精神爲量閱世而風采黯淡其人亦隨以泯也重在人以人之精神爲量宇宙惟此不朽之氣節昭回今古雖文有顯晦而慕其人者不憚遐搜博采以

維持於無窮噫嘻尤重在人哉唐丞相曲江公者誕自嶺南天地

中正之氣實萃於厥躬生平嚴氣正性不少自貶抑立朝蹇谔有

大臣風度掌制誥文名最盛既卒謚曰文獻夫文而繫之以獻著

其文不沒其賢也然而本末兼該之難也宋韓魏公有相業而少

於文似無損於休休之量未免爲世俗所惜而歷代詞臣摛藻掞

華用以黼黻太平尚矣求其實濟往往絀焉孰若公之忠誠愷摯

識炳幾先蘊之爲經綸措之爲事業流於楮墨之間遂若燦日星

而煥河嶽於戲可不謂偉歟公之品望既隆天下稱曲江公而不

名誠重其人也因以其著作爲曲江集并重其文矣集中自朝廟

賡歌暨交游贈答悉載焉輯金鑑錄爲五卷附於集後論者以曲

江一集出自公手於金鑑錄則疑之余謂是錄之獻當年不實有

其事乎文之真僞固不敢辨旣有其事而綴以文要自不可廢此

猶周禮二載與汲冢周書雖心知其僞旣托於古賢聖之名又烏

得而廢之耶或曰公之文誠足千古由唐而來年歲久遠其間亦

甚缺微矣不有瓊山邱公起而采集之後世無由讀公之書亦尙

論者之憾焉嗟嗟自古名公巨卿生有賢聲苟其流寓卒葬間有

所寄或淫文破典存什一於千百鄉黨自好者猶珍重而愛護之

矧公之勸業文章實開南士之先瓊山生于其後身沐流風餘韻

忽視文之湮沒無傳乎向使公之爲人無足動後人之慕則亦安

肯於殘缺失次之餘尋墜緒之茫茫手自書輯以定是集也哉余

世清河幸附公之譜末承餘光而深仰止者亦既有年秉藩東粵

更近里居典型在望時神往焉適公後人重梓是集欲余弁言於

首自愧不文何足爲公重且公之生平載在信史而文之莊重宏

深前人已詳言之是皆可以不贅惟略抒景慕之懷俾居公後者  
知是集之所以長存不懈而奮然以興則公有傳文不更有傳人  
也夫

雍正十二年歲在甲寅嘉平之吉

欽命廣東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武遂後學渠頤首拜書

張文獻公文集序

書

雍正乙卯年季秋月知韶州事桐城姚孔鋐撰

雍正之十二年移守粵之韶郡韶故唐丞相張曲江公故里拜公於風度樓下其裔孫出公之文集授予不禁躍然驚喜如饑渴者之於飲食也蓋自就傳以來聞先生之風悠然神往間一覩其製作卽奉爲赤文綠字常以未見全帙爲恨今乃得讀其書而益想見其爲人巍然若泰山之峙層霄而出雲致雨也凝然若松柏之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信乎古大臣有不朽之德業者必有不朽之文章唐虞謨訓出於稷契鎬京文爲作於姬公惟其人可重而其言益傳然使其言之不文而欲必其行之之遠也抑又難矣降自三代而下卿相大夫勳業非不爛如也文詞非不炳蔚也然或優於此者繙於彼又或飾於外者竊於中求如公之卽性情爲文章卽文章爲事業正未能數數觀也夫國家有道之日君志清明則臣子無所忌諱若開元之末黨陛下勤羣陰蔽曰苟非守道骨鲠之臣未有不隱嘿以冀自全者惟公則險夷一節通塞無間迄今請諫疏諸篇而如見其披肝而瀝血焉讚勅奏諸篇而如見其鋤奸而嫉惡焉卽頌賦章什一一皆忠君愛國之心所感觸發洩言微而旨遠也其金鑑一書論者以世遠年湮疑其真僞相參而中間之反覆於盛衰治忽之理親賢遠佞之幾考是非於旣往驗成敗於將來何莫非古大臣之因事納言至隣弼直之意也哉宜乎百世而後慨慕興起流連三復而不能置也已公之裔孫有感於予屬數言以弁簡首予謝之曰公之事功昭昭史冊著於前而傳於後豈待是集而始顯者乎公之文章忠義凝結精誠流露人心風教之所攸關其寶氣光華糞土所不能銷蝕兵燹所不能泯沒又奚待固陋之辭闇微奧而宣大義乎惟是予自少而壯仰止典型抱憾於古今人之不相見而一日慰其夙願過公之里居瞻公之遺像讀公之全書沐其流風餘韻而恍然親炙休光亦竊欲挂姓氏於簡末以誌私淑之意焉耳而猥以序云乎哉

張曲江公文集序

宇宙之大業有三得一皆可以不朽然傳載滅文仲既沒其言立而迄今文辭又不少概見無乃未有功德則言無足重是以數傳之後一遇散失遺亡後世不復珍之惜之購求而考訂之以傳於弗墜歟若其人行己合乎聖賢功名書於竹帛卽著作不富得一二遺編且爲之流連而向慕何況輕嫌實濟一時金鑑流芳千古則又合德功與言兼而有之矣宜乎後人珍之惜之傳之又久購求而考訂之以傳於無盡也予少讀史見有唐一代相臣惟曲江公與宋文貞公直節最著風度則獨推曲江因而讀其遺文忠盡溢於言表但苦不多得

雍正十年來守韶陽私心羈喜過公之里登公之堂雖山河已邈而廟貌猶存可以伸吾瞻仰旣而閱郡中刻本有文獻公集不勝歡躍以爲昔之欲讀而苦不多得者今已實獲我心矣及細翻集中間有字句訛謬又疑當日著作不止此當購求而重訂之越二年有調守瓊臺之行適公之裔有張生世綱者持書一部來獻曰此生祖曲江公集也郡中刻本不全生有家傳古本因先世避亂迷失今始得之併於別書中考訂遺逸付諸剞劂遍告大人先生鴻筆表章余曰此余志也憶自履郡日親簿書竟忘此一事今忽忽離任矣豈知遺文有靈前有邱文莊公得之館閣後有裔孫出其家傳是皆公之精神所感故歷萬劫而愈新也視世之德不足而有言者其壽夭爲何如矣倘韶人士今日讀公之書繼公之志則是集之刻雖謂與聖經賢傳並垂可也予又曷憚一贅也哉歲在乙卯春王之吉

中憲大夫知韶州府事調任瓊州府知府事燕山後學袁安煌書

文獻公集書後

文獻公當開元之世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其豐功偉烈黼黻端猷可謂盛矣卒以此動人主之思風度之詞屢形於廟下是不待讀公之集而知其卓然不朽者固有在也然所謂風度者豈徒文采風流軌骸曲隨縕輯語章紓餘淹雅之謂夫亦本醇儒之素履出以忠謙之嘉謨明體適用綜資機宜朝章國典世道人心無不裕諸於懷施之於事行其學足以濟時用其言足以興治而且燭奸如神觀變不爽誠能鑒物識定機先斯爲風被天下而度越千古者乎今試以唐史按之公之忠君體國鲠直剛方明識毅力較然不欺者具在也呈金鑑之錄非敬不能以善陳樹國本之謀非誠不足以定策斥中謁之私不親閹豎諫僕客之用不畏權雄以至逆料異圖喻言明志彪炳汗青久而愈著其流風餘韻正未有文吾固曰公之風度不待讀公之集而知其卓然不朽者固有在也然卽受公之集而讀之蘊涵深厚博大昌明經緯緯之端亦未嘗不於是乎在奏狀表劄肫肫懇懃許謨頃畫也記傳箴銘潭潭噩噩信屈聱牙也詩歌詠賦纏纏洋洋雅頌遺音也正襟微吟焚香雒誦心領焉神會焉所謂明體適用綜資機宜者於焉具備公之風度於今爲烈正無俟櫟高峯崿傑聳韶陽然後動人之瞻思也已崇栻公之宗支也源流不可考今來承乏茲土仰止尤殷公之賢裔振文以大集示貽且屬一言以識繼自揣學殖疎陋奚敢弁言簡端聊綴蔓蔓於末以附不朽云

雍正乙卯清和月旣望潤西嘉禾宗裔宗栻拜識

張曲江公文集序

吾讀曲江公集而不敢以文人待之也。善夫崔融之對唐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起兵范陽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人主統御方宇豈不久安長治是期乃疎其可畏親其所曖躬蹈危亡而不覺不亦可哀也哉？故唐自明皇踐祚之始，號多賢相。大約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貞嘉，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與曲江公獨尚直然而爲姚宋諸賢易爲曲江公難蓋明皇初平禍亂，當其宵旰，屬精諸賢鞠躬盡瘁，左提右挈，適符願治之心。如芥投珀，如磁應針，勢處其順，勤之後冰炭不入，固靡足怪。况羣小之緝緝齷齪，媒孽於其際乎？至馬嵬兵變，蜀道淋鈴乃回思謙言，曲江遺祭奚益乎？夫宰相國家柱石，賢奸進退，爲理亂消長之原。開元初用姚宋諸賢，則治；開元中至天寶末棄公而用李林甫之徒，則亂。蹠如指掌，明皇英主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寧，不知慮及哉？憚鯁直之弼，違喜賄章之迎合，遂凌夷而至于此。也是公之在唐，一身爲安危所繫，弗徒以文重也。明矣然吾讀公各體文詳贍有度，處置得宜，行間炳炳麟麟，皆相業之所見。開元之盛殆有由然，及讀其憂讒畏譏之作，凜凜不可以終日。荊州一貶，侵尋至於天寶之衰，而天下遂幾不可爲矣。豈待范陽鼙鼓，識者乃爲寒心哉？公集目前，朝邱文莊在館閣羣書中錄出，始有傳書國初東萊周公分臬南韶，重刻於郡，然尚多殘缺。今公之裔孫振文兄弟，始出家藏，善本重剖，嗣之舉墜緒而振遺徽，豈徒以文章薈馥沾丐？後賢哉亦俾有志思以自鏡立身能如公與姚宋諸賢，則措人國家於磐石否？則固寵保位如林甫之徒，則敗人金甌而身亦與之俱糜君人者，亦知用人如開元之始，則如此用人如天寶之末，則如

彼於是受逆耳，獎批鱗而奸諛讒佞胥禦魑魅，不亦可爲展輔萬年之龜鑑哉？海會遊曲江，拜公祠從公宗人瞻公像舟過武溪，望公墓三數公竭其誠，直請殺祿山於守珪軍令不行之日，而曲突徙薪謀弗獲用，致令李郭武臣以爛額焦頭爲上客也。因太息而序公集以應振文兄弟之請哉。

雍正十二年歲在甲寅季冬大寒日，番禺後學韓海拜序

曲江張文獻公文集序

夫文獻張公文集本至性發爲文章葉忠良著爲令謨作唐朝一代相業爲後出詞人之冠真筆峯永固瀆水常流者也傳於前者則藉邱公手抄館閣傳於後者則有賢裔廣爲搜羅雍正十年予掌教韶郡郡學與公廟隔壁南下車卽行拜謁對越時未問故府藏書登瞻先賢道範恍若晤對一堂親承提命之教心中一文獻公耳目中亦一文獻公仰風度樓歸然常峙如見公之正直剛方聽廟鐘聲餘韻悠然似聞公之逸響風流寤寐飲食咸欲齶公遺集默接靈光於遠代也爲之訪之訪之不已爲之搜之搜之不已爲之求之得舊刻一本於郡中余喜曰此公之真傳矣第讀其千秋金體則疑信相參讀其詔誥奏對則陰陽莫辨讀其記頌贊銘則漫滅不明讀其賦詠贈答亦闕焉未備躊躇久之且曲爲解謂何氏謂古論出孔子壁中此正公藏之館閣之意也程子又曰論語得於有子曾子門人以是知從古傳心之典載道之文皆遭殘闕而後得全安知文獻今有不足而後竟無購求考訂人乎今春公裔振文張子重刻公遺全集以吾一日之長請予爲序詢其來由則曰予曾祖家藏舊板及搜羅羣書而成披覽之餘覺向之疑者信陰者辨滅者明闕者備心目兩快不禁翻然大喜曰今後公可盡傳矣心之集傳則公之品望見諸相業者傳公之心術出於忠君愛國者亦傳一舉而三善備焉卽起文莊公於今日亦必向張文張子曰子向之手抄館閣今得與筆峯湊水並垂不朽者皆於予平是賴也張子其賢裔哉昔

雍正乙卯歲季春之吉

賜進士出身改授韶州府儒學教授後學譚會海謹書

張曲江文獻公集元敘

終開元之紀詞臣爲中書令同平章事者燕國公說許國公頌梁國公崇以及宋文貞公韓工部休源侍郎乾曜并吾文獻公曲江數人而已燕國以賢良方正策對第一才名等於許國而少學道如姚梁公爲相及梁國沒愛其服物玩器與撰神道碑極其詳核旋輒悔此其生平無論矣梁國以十事要說玄皇帝應變成務時人稱爲救時宰相許國獻可替否遠過樊射文貞諫實靈荃不使天子逞志邊廷卓哉夏平而後世稱直臣者不載惟韓工部守正不阿玄皇帝宮中宴逸輒問韓休知否直名遂與曲江等至今後千百年猶有九齡已老韓休免無復明朝諫疏來之句然考其行事未數數見豈委職無關抑事多潛維默救如古所謂避人焚草者歟余常觀開元始末竊歎爲初載之直臣易爲末載之直臣難當玄宗平章氏亂卽皇帝位在艱難之中銳意圖治君臣一心無論躬無失德卽有抗顏逆鱗如逢比其人者亦改容爲禮故其時姚宋諸臣得從容殿陛正直不回迨東都旣幸玄皇帝勸干勤求長生之術悅機祥之事極奢侈惑女寵李林甫之徒相繼執事敢言如杜遷輩咸罷斥不休曲江公獨懶直如初不獲罪不止蓋君之失德旣多臣之敢諫又不已如水石之必擊陰陽迴合之必薄射注裂言之難言之不遽斥而趨超進退仍敢言之爲尤難故曰曲江公不幸而以直名其心較姚宋諸公更苦行事亦倍勞也曲江以二十一年相二十四年罷相位明年貶荊州又四年卒前後行事如奏殺安祿山諫止封仙客諫相李林甫上千秋金鑑叱惠妃傾殺太子功在社稷莫可殫記玄皇帝咸置不間乃徒徘徊曲江之濱設奠致慨卒也漁陽沸鼓馬嵬賜環心酸凝碧之聲耳咽淋鈴之響九原有知倍嘗痛哭孰謂直臣不可爲而可爲哉余曩過風度之樓輒感慨流涕今復讀茲集如見公於姚宋諸公間正笏垂裳蹙蹙謳謳也韶江舊有文獻集字漫滅不可讀東萊周公

天近中州曾公旅菴捐俸藏之資鏤板行世公之風度藉是永垂不朽  
二公功於名教豈淺鮮哉余用書之簡端爲古今之殺直臣者戒  
并爲二公悉垂教意也

時

順治丙申暢月  
欽差提督廣東學政按察司副使虞山後學錢朝鼎譔

重刻曲江集序  
立言之道苟可法當時垂後世自然歷千載不磨此李杜韓柳片言  
至今猶重也若其人學術事功文章風範卓然開曠古風氣作一代  
典謨百世下過其地讀其書想見其人其珍惜更當何如矣然其人  
雖奮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傳之既久使無考訂收輯則亦不免遺亡  
散失徒別見於他書終令人有撫然文獻不足之思至於一經訂輯  
俾讀者目觀遺文精神愈旺而後生小子亦得由此序述其事附名  
鄉先生集中何快如之昔漢人有爲郭有道作碑文而喜者宋蘇子  
瞻亦云一生惟爲范文正公集作序最幸誠哉是言吾詔文獻張公  
風開嶺表業著開元史冊所垂無容贅述惟當軸時內制外制與平  
日輕縑素練皆在曲江集中郡舊有刻板不全其裔孫振文有家藏  
善本體式高大因而購求遺編搜羅別集一時訛者正缺者補計十  
餘萬言共若干卷竭貲重梓文獻足徵請余爲之序余思雕蟲小技  
何足爲古人生色所望世有大人先生不吝鵝筆表章公諸海內則  
豈徒韶人之光將見當年風度躍躍面前矣甲寅秋九月邑後學會  
贊識

曲江張文獻公集元序

余不佞猥承觀察南詔之

命自章貢度梅關南入關門而文獻張公之祠適在道左下車展謁徘徊景企者久之嶺上故蠻叢鳥道今則廓爾莊衢山川風氣豁露有時其得與楚豫聲教共躋平康者固公所闢也踰嶺登舟道經始興則公實生于此其不稱始興而稱曲江者謂始興故曲江地也及由浈水入韶陽則見風度樓歸然學宮之前與余忠襄之風采樓並峙左右兩公之合祠亦在焉雖屢閱滄桑而靈光仍自無恙豈非正人精爽與古今文教相維于不敝也哉余攬轡之暇與中州會旅菴先生簡公舊集得公詩若文若干卷因相與裒而刻之公之相業載在史冊者班班可攷不僅以其詩若文卽以文論而詔誥之文典以則奏對之文莊以肅碑頌之文詳以贍書答之文婉以擊此則文之大概也卽以詩論而郊廟之詩粹以穆應制之詩宏以麗賦詠之詩遠以澹酬贈之詩深以篤此則詩之大概也今試正襟盥讀有一語不從忠君愛國起念者乎有一語不從秉道嫉邪起見者乎有一語發抒者也讀其集可以見其人卽其人可以知其心微其心因以論其世夫至徵心而論世而公之相業抑更有難焉者矣夫公之時何時也當開元初載內難甫平唐天子方勵精圖治故姚宋得盡言而無所諱燕許諸公亦賡贊一堂之上以黼黻太平迨其後胡雞啓鶴張之漸宮姬釀燕啄之謀河湟制使遽拜納言肘腋巨奸陰操國柄而主心從此怠矣而公猶以一片血誠獨立于羣陰姤蝕之會其維挽甚艱而其心亦較苦然猶觸事敷言托物寄詠政如黃鐘大呂聞者賞爲元音大貝天球望者知爲法物方諸燕許諸公寧多讓焉卽質諸姚宋諸公又寧多讓焉若夫金鑑一書千古傳爲盛事而其中真僞參半亦千古所積爲疑端大都金鑑不必真而獻金鑑之心則

一出于血誠之噴薄至于借羽扇以明心公之心亦更苦矣荊州一麾讓論忠言亦遂絕響卒至幽廟烽傳馬嵬血濺淋鈴一曲祇堪悲夜雨而咽淒風已矣江濱醉奠何益哉然則是集也公一身之進退備于此開元之治亂亦備于此可以論人可以論世所關於名教文治又豈淺鮮哉因與一時同事守令諸君子共襄剖劂刻成當藏之風度樓中俾公之相業文心與稽峯暮岫並垂不朽是則余采風意也敬以復旅菴菴其許之乎謹序 告順治丁酉春王正月

欽差整飭南詔兵備道廣東按察司副使東萊後學周日燦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物

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三代以至於唐人才之生盛在江北開

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

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

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

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

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

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

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燁

燁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

文張說謂其爲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縫素練實濟

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子生公六百餘年之後幕公

之爲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僞有志求公全

集刻梓以行世自來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

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

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擯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

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璋梓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蘇君韓同知

莆田方君新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

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緣而見苟非爲

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滅也哉是以不揆愚

陋僭書其首

成化九年龍集癸巳仲春初吉翰林院侍講學士瓊臺丘濬敘

重刻曲江先生文集元序

夫文獻豈以文不朽哉昔人之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甚矣其不

知言也夫惡知德與言非二耶仲尼稱有德焉有言而象易之黃裳

則曰文在中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故夫六經之文有德之言也此

其所以與天地無終極而後世不能違也如以言而已直刻雕藻續

等耳安知不朽公十歲能屬文十三則上書廣州牧燕文貞公時度

嶺訝其文敬禮之嘗與徐堅評如輕縫素練實濟時用迨司納言中

書有所奏或不愜上意令易之輒立就又嘗從上北狩對御撰文卽

亡慮十數餘帖不具草是公之於文何如矣顧此豈足知公哉開元

末夫子倦勤當是時林甫專恣以善逢人主意而公立朝侃侃諤諤

不爲脂臾巧合取容一時卽如郤仙客之封計祿山之叛何其正而

固也雖其言終汨闕不聽其國是之定先見之明屬公矣李既畏惡

公多所排抑公益屢躡彌堅愈挫不折揮涕孤憤忠嗣可想往往見

於文辭是公之精誠所以蘊爲文明發之事業蓋章章如是庶幾乎

立德立言者豈徒以文哉公有集祕不傳久之我明丘文莊公

搜采盤二十年始得館閣羣書中而手自抄錄成帙誠重之矣韶先

太守蘇轍始刻之郡齋顧歲久木蠹字殘闕不可讀余不佞奉

上命分臭韶陽祇肅謁公祠欲取舊本更梓之而郡首蔣君邑令張

君僉以爲諸已復請於兩臺於是督工竣事余讀之公之微文奧

指毋論爲詞人之冠諸所咏托或以興比或以諷諫風裁節概凜然

如觀其人第所建白豫密務公皆削藁莫可見卽金鑑一錄尤慨公

平生集亦不具載則是棄所削不旣多乎則斯集夫亦據大鼎而螭

寸蟠耳嗟乎公以經術輔佐人主燁致太平卽古今論唐賢相何可

多讓亡何構譏終沮遂使相業弗永國凌夷至天寶之亂大臣以出

處卜惑衰詎不信已厥後玄宗思之沒世而曰不復聞忠謙言遺使

致祠下噫斯公之所爲不朽也乎雖然古今作者藏之名山以俟知

己乃公獨藏館閣斯已偉矣而六百餘年文莊公始得之藉第令公

文不足表見必不藏於館閣不藏於館閣亦自不傳而非操行純一必不足以徵信於文莊以至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然則由斯以譚公果以文不朽耶果不以文不朽耶不以文不朽不以文不朽是可以知公矣梓既成余順不俟忘其鄙陋而僭爲之序告

萬曆十二年甲申孟春吉旦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僉事奉 敷整飭南韶等處兵備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豫章金

然後學王民順書

補刻曲江集元序

蓋公仕司勳時燕國公稱爲後來詞人之冠明皇亦曰九齡文章朕日夜師之不得其一二真文場之元帥也是其文名固弈鳶當年矣不俟丁未猥以後進承乏公後不俟不喜得司勳喜得公之司勳也勳署有書屋貯古今名集至充棟蓋凡官司勳必以四方各家文集一二部實其中余偶攜公集因度之書屋焉同寮取讀之謂輕嫌素練固自不如且笑謂余里同官同事業將無同乎余謝綿力不能彌蟲追公祗有敬慕而已頃之荷 聖天子予假歸里索公集板則脫漏漫滅者十二嗟嗟公之文豈不爛然於唐自非邱公得之館閣王公新之詔陽則委於烏有不朽朽矣昔蔡邕與五中郎將董穀典輩正定六經文字邕自丹于碑魏而後存止什一宋黃伯思見尚書二百二十六字董道見論語二百七十字其餘不啻石火飛埃鮮有存者安在其不朽哉寶重侈補要在後人耳我詔一代文獻無而獲有舊而獲新者前後皆賴名賢也奈何剖劂未四十年而陰陶不辨首尾不續令讀者乙而中輒病不得見完書今幸公裔孫筠將兄節瓊歸原板重爲補刻焉是則賢後此補豈曰全集蓋亦集所由全也不俟不文酷好文矧公文章天地間有數者開南士之天荒賢後之人文後來蟬聯台袞公實前茅焉曲江固相鄉哉余生相鄉不能爲相鄉重所望賢哲之後若節與筠二昆當時名士必有紹公而興起者而紹公者文章云乎哉公蓋以節義爲文章也當時如曰忠權傾天下孰不爭趨而公乃比之向火乞兒至雕盤鏤冰拒不敢歎此其人真可寒奸雄之膽而壯義士之顏也文章云乎哉邵康節闡杜鵑鳴天津而知南人作相天下多事卒之安石柄用熙寧紛紛康節之言何其驗若左券乃公非南人耶節義如此文章如此故曰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地不人重而人地重曲江臨川輕重所由豈不以人哉文莊在

曲江集序

孝廟時著述建鑒一世推雄如大學衍義補一書垂百餘年談經濟者疇能外焉石畫今上有詔重梓固聖明銳意太平亦其文之足不朽也人亦有言言不典謨不文玉不璠瓈不貴瓊臺固典謨之文乎有如瓊臺其人焉庶幾無媿曲江哉

萬曆四十一年歲在癸丑二月初吉吏部司勵郎參知政事同里後學四餘李延大頓首拜書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像

唐玄宗贈司徒制

正大慶者杜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乃稱其  
威德飭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  
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謹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蓍龜永  
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  
位可贈司徒

宋阜陵代唐玄宗贊曲江張氏九齡

鹿入深宮花解愁牛登高鼎鑑覆休當時若聽履霜語豈到峨眉山  
盡頭嘵雖嘵因奏薦而問公風度蒙大難而遣使祭鑑不識墮臘禮  
意曲江何似荊州

淳熙拾叁年春月乙酉朔

曲江小像一幅嘉靖甲辰夏岳購得之吉永豐同姓人家以示知畫  
者謂爲吳道子真跡道子與公同時像右傍有中書省印或公在中

書時爲寫此像雖風度凝遠而凜然嚴峻有不可犯之色望之知爲

正人君子也上有宋阜陵題讚按宋錄唐名臣後惟狄梁公段司農  
郭汾陽與公四家子孫當受官者持畫像告勅玄宗御札詣廟下爲  
左驗宣和中御札留祕府像仍歸其家此其持諸闕下受官經阜陵  
御覽而爲之讚與史稱公弱體有醞籍玄宗每愛其風度岳往來曲  
江見畫像數本皆爲豐碩盛麗有富貴氣疑非當時真本及得此像  
然後知彼皆後人轉相模寫失其真也然公以開元貳拾壹年拾壹  
月再入中書貳拾肆年拾壹月罷政事其時主德薄荒小人朋比用  
事公侃侃諤諤事無細大必力爭聽從者十不能二三今觀此像義  
形於色若有不盡忠憤者玄宗以風度愛重公要爲不知公觀者亦  
尚有以識此也耶乙巳秋柒月既望模一本遺守祠孫澤福俾虔祠  
下并書其始末以告之遠從孫岳惟喬謹識

張荊州畫贊并序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漫廣若君子小人摩肩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爲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諫攀帝檻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羈不止日月幾蝕卻爲分明虎而冠之不敢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薦之禍俾姦臣乘釁以速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褫我公袞寘于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廟千里不足恠也開元末天子倦于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肅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荊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拂上欲日與讐黨抗行于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歛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况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溪沙門靈徹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觀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彩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鯤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頽靡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斯畫嗚呼爲臣倣爾夙夜

張文獻公本傳

張公九齡字子書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焉今曲江人政生烈令子甫甫生索盧丞弘愈愈生九齡其夕母夢九鶴盤天而下故名幼聰敏七歲知屬文年十三上書廣州刺史王方慶嘆賞曰此致遠器也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賜冠鄉試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景龍元年擢進士第二人授校書郎元宗在東宮舉文學士以道侔伊呂科對策高第遷左拾遺時帝卽位久未郊見九齡上言繼統之主首重郊祀報所受也陛下紹休聖緒於今五載未行大報不可以訓帝嘉納之隨遷左輔閣齡精練鑑賞與選部品第人才每厭衆望開元十年遷司勳員外郎張說爲相尤親重之稱爲後出詞人之冠尋擢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帝封泰山說多引所親及錄事主書官超遷至五品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爲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勳舊次焉今登封沛澤千載一時而清流不沾殊恩胥吏獨濫章獻恐四方失望不聽俄爲宇文融等所訐幾不免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養母求罷改洪州都督轉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明吏事面決是非口成案牘無輕重咸得其平始說集賢院嘗薦齡可備顧問說卒帝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帝臨朝見九齡風儀秀整挺出百僚顧左右曰每見九齡令人精神頓生會賜渤海詔當草者不副帝意乃以屬齡對御爲文無俟草稿詔成大見褒賞曰比以卿爲文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他日相卿當以經術濟朕卽擢工部侍郎知制誥嘗曰九齡文章獨步本朝朕日夜師之不得其一二真文場之元帥也帝于勤政殿作七寶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經義談政務勝者升焉惟齡議論風生得升此座時論欽美性至孝幼居父喪庭木連理後屢乞歸養不許移其第九臯九章官嶺南近地葬給驛歸觀葬轉中書侍郎以母哀去毀不勝衣二十一年冬卒哀徵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封始興伯時

天長節百僚上壽多獻金寶惟齡進千秋金鑑錄具陳前古興衰帝優異之會范陽節度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徵爲侍中齡曰宰相代天理物惟賢是授安可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遂止吏部侍郎李林甫奏對稱旨欲相之齡曰宰相係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異日爲社稷憂不聽林甫無學術忌齡文行見重于帝乃引牛仙客爲尚書預政事齡奏曰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選有德望者爲之無何欲賜仙客實封齡又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所制也邊將橫毅帛繕器械固常職耳何必裂土乎帝怒曰豈以仙客塞士嫌之耶鄉固素有閥閱哉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伍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滋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何有於尚書哉帝意決用仙客九齡既戾旨慮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獻賦自況雖見優答竟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相仙客封龍西郡公自是朝士多持祿賚資矣武惠妃謀陷太子齡力持之妃致語曰公若相援相位可長處齡作曰宮惟安得有外言輒以聞帝爲動色故九齡在相而太子不搖所進皆正人常虧周子諒爲諫察御史子諒論仙客語延識書杖流瀼州九齡坐貶荊州長史在荆數載益修忠悃開元二十八年春乞歸展墓曲江五月遘疾卒年六十有八帝聞訃震悼贈荊州大都督謚文獻九齡文章冠一時謠謡有大臣節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各自齡去後公卿薦人必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帝初愛齡學行言聽計從後倦勤思逸故齡上金鑑錄極言得失雖陽嘉賞內實嫌之其友如嚴挺之袁仁敬梁升卿盧怡裴光庭韓休皆道義相交始終不渝初安祿山以偏校入奏氣驕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人也及討奚契丹敗械送京師齡奏狀曰穰苴出師首誅莊賈孫武教戰先戮宮嬪守珪執法必行祿山不宜貸死帝曲宥之九齡曰祿山喪師不可不誅且有逆相弗

曲江集本傳

誅必爲後患帝曰卿勿以王衍識石勒枉害忠良卒不聽天寶末祿山作亂帝遷蜀思其先見輒流涕下詔褒美贈司徒仍遣使曲江致祭厚恤其家子拯有節行恩隆伊闢令不屈安賊擢贊善大夫孫藏器本名仲容補河南壽安尉仕至校書郎善楷書與徐國公浩齊名次仲舉嶺節度判官次仲立弘文生所著曲江集詩賦十二卷千秋金鑑錄五卷講經語錄二卷姓源諸韻一卷共二十卷海內珍之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集目錄

裔孫世續重梓

寓直夜聽蟬

從幸溫湯喜雪

秋夜望月

和秋夜望月

第一卷

頌贊賦

龍池聖德頌

開元紀功德頌

聖應圖贊

開元正曆擢乾符頌

白羽扇賦

荔枝賦

第二卷

雜詩 樂章

南郊禮畢酺宴

早渡蒲津關

皇帝幸晉陽宮

二相南出雀鼠谷

次成舉

過王濟墓

經孔子舊宅

經河上公廟

聖製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

送十道使

瑞雪

早發三鄉

溫泉歌

燭龍齋祭

喜雨

送李尚書入蜀

次瓊岳

龍池篇

初出洛城

謁玄元皇帝

南郊樂章

燕國公赴朔方

太尉凱安之樂

登封禮畢酺宴

早登太行山

同田公賦詩

經華山

經函谷關

渡潼關

朝堂望南山

望秦始皇陵

賦荷葉

直夜簡諸公

喜雨

折梅

哭李尚書

贈張丞相

酬宋使君

酬舍人見示

詠竹

小園夕露

贈兩省舊寮

答贈竹簪詩

答靳博士

酬送使君

和幽庭春暄

酬韋明府

周判官改秘書

答綦毋學士

酬王六書懷

酬王六寒朝

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詒

謁司馬道士

春望書懷

登恨峴山

重陽登龍山

上巳登龍山

晚霽東閣

登南樓

登高安南樓

望西山

石頭驛樓

登荊州城望江

登荊州城樓

秋晚登樓

登臨沮樓

登古陽雲臺

登薛公逍遙臺

蔡起居郊館

遊石窟山

林亭詠

郡舍南園畦

臨泛東湖